

城市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南京市的调查数据

谢勇, 李放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主要由就业困难的人群构成。文章以南京市对“低保”边缘群体的调查数据为例, 通过多重选择模型对影响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健康状况不佳、年龄偏大、无法从其他家庭成员那里获得经济支持, 以及家庭中有学龄前儿童将会导致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可能性降低, 但是受教育程度对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的就业促进政策在男性与女性劳动者之间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关键词: 城市低收入群体; 就业;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7)04-0031-05

A Study of Determinants of Employment of Urban Low-income Groups: A case study based on data from Nanjing

XIE Yong, LI Fang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China, 210095)

Abstract: Since 1990s, the urban low-income groups in China have been mainly composed of those who are in difficulties in employment.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from Nanjing, the capital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terminants of urban low-income groups by using multinomial model.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ose with bad health, at older age, with no economic aids from other family members and those with children at the age of 0-6 find fewer opportunities in employment. The research also finds that education background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one's employment opportunity. It argues that there should be different employment policies for male and female.

Keywords: urban low-income groups; employment; determinants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伴随着宏观经济的波动以及劳动力市场相关制度的改革, 在中国的城市中出现了数量众多的低收入群体, 引起了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从而也就

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 几乎所有的研究均认为: 目前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多半由下岗失业职工构成, 而传统的“三无”人员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1]。因为对于一个劳动者来说,

收稿日期: 2007-01-12

本文是南京市软科学招标课题“南京城镇居民低收入群体增收对策研究”(项目编号: 200503001)的部分成果, 该课题主持人为南京农业大学李放教授。

作者简介: 谢勇(1975-), 男, 安徽淮南人,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经济学硕士, 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与公共政策。

下岗或失业就直接意味着收入水平的大幅度下降甚至消失,从而直接导致其成为社会中的低收入群体。例如章国荣等人在江苏省的调研中发现,城镇贫困家庭中,68.4%的家庭有下岗失业人员,其中双下岗、双失业或下岗失业兼有的家庭占17.2%^[2]。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劳动者的就业或失业呢?许多研究显示,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个人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健康状况、职业,以及工作经验等微观因素是决定就业以及收入水平的关键变量。阿普莱顿(S. Appleton)等人2002年的研究发现,在中国的城市中,女性、低学历(低技能)的劳动者以及中年人,相比较而言更容易陷入失业的困境^[3];蔡、都阳和王美艳利用上海等五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的数据表明:健康状况越好,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劳动力越不容易成为失业者,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者失业的可能性降低,相比较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加容易失业,此外已婚者不容易成为失业者,但是家庭中需要照料的孩子越多,则劳动者就业的可能性相对越小^[4]。而刘文忻和杜凤莲则从性别分割的视角研究了中国城镇人口的失业成因^[5]。

在以上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宽,并争取回答以下问题。

首先,在以往的相关文献中,绝大多数研究把低收入群体直接等同于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低保)的人群,因此大部分文献侧重于对影响“低保”群体就业的因素展开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建议。但是“低保”群体只是低收入人群中面临基本生活困难的一个部分,除此以外城镇中还存在着数量更加众多的低保边缘群体,其收入水平高于“低保”群体,并且在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方面往往优于低保人群,那么影响他们就业或失业的决定因素有哪些?哪些公共政策可以提高他们的就业水平?以往的研究还不能告诉我们。

其次,就业乃民生之本,近年来我国的各级政府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来促进全社会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就业。但是这些就业促进政策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有哪些可以改进的方

向?相关的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还很少。

二、概念界定、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1. 概念界定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南京城镇居民低收入群体增收对策研究”课题组在2006年1月所进行的“南京城市居民就业状况调查”。为了区别于以往的研究,本次调查所界定的低收入群体是月人均收入在260元和600元之间的拥有南京市户籍的家庭,其中260元是南京市的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而将月收入600元定为低收入的上限,则是出于以下考虑。

首先,南京市当时的“低保”标准是家庭月人均收入260元,但是正如本文引言中所说明的:低收入群体的范围还应该包括数量更为众多的“低保”边缘群体。将月人均收入600元定为低收入的标准,大约是“低保”水平的两倍多,我们认为其覆盖面还是比较广的。此外,低收入本身是一个相对概念,国内外相关研究经常采用当地平均工资的某一比例作为衡量标准,600元大约是2005年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2101元)的30%,此比例基本与其他相关研究所采用的标准一致。并且月收入600元与当时南京市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月工资620元)基本相当。

本次调查采取的方法是街头随机调查法,对于符合要求的调查家庭,由调查员随机选取其中一个家庭成员进行问卷访谈。整个调查在南京市城区的主要街道和居委会进行,涉及调查对象共1340人。因为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所以根据我国对劳动力年龄人口的规定:男性16~59周岁、女性16~54周岁,我们通过年龄对调查对象进行了初步筛选,排除了在此年龄规定之外的被调查者。此外,根据劳动经济学中的相关定义,我们进一步排除了劳动力年龄人口中的在校学生、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提前退休者等不属于劳动力人口并剔除了一些不合格问卷,最后得到调查样本943人,其中男性560人,女性383人,分别占样本总体的59.4%和40.6%。关于调查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南京市低收入群体的描述性统计

%

项目	样本总数 (人)	就业状态		各年龄段分布				受教育水平			
		就业	失业	1	2	3	4	5	6	7	8
总数	943	52.2	47.8	2.5	23.3	33.1	41.1	7.1	46.3	39.2	7.8
男性	560	53.8	46.2	1.8	20.4	29.2	48.7	1.5	44.9	44.2	9.7
女性	383	49.8	50.2	3.6	27.5	38.8	30.1	15.2	48.2	31.7	4.9

项目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		学龄前儿童		就读人口		家庭收入		接受就业培训和服务		技能特长	
	是	否	良好	差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是	否	有	无
总数	90.6	9.4	89.9	10.1	12.2	87.8	48	52	64.3	35.7	11.6	88.4	29.7	70.3
男性	87.6	12.4	88.1	11.9	11.5	88.5	44.7	55.3	66.8	33.2	13.3	86.7	37.6	62.4
女性	91.3	8.7	92.6	7.4	13.3	86.7	52.8	47.2	60.5	39.5	9.1	90.9	18.1	81.9

注：①表中1、2、3、4分别表示劳动者的年龄段分布为25岁及以下、26~35岁、36~45岁、46岁及以上；

②5、6、7、8分别表示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包括中专、职高和技校）、大专及以上学历。

2. 描述性统计量

在表1中，我们列出了包括劳动者的就业状态、年龄分布、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技能水平在内的各项指标的分布状况。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性别分割现象，我们分别列出了男性和女性劳动者的数据。由表1我们不难看出：

首先，低收入群体就业的整体状况不佳。在全体受访者中，只有52.2%处于就业状态，这其中还包括了打零工、做小生意等非正规就业和自我雇佣，有47.8%的劳动者处于失业状态（包括下岗等在内）。

第二，低收入群体的年龄一般偏大。总体上有41.1%的劳动者年龄在46岁及以上，这说明传统的“4050”人员仍是就业的困难群体。从性别角度来看，男性劳动者中有接近一半（48.7%）的人口在46岁及以上，而女性受访者的总体年龄相对较轻。

第三，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状况普遍不佳，并且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性别分割现象。从受教育程度看，超过一半的受访者仅接受过初中及以下的正规教育；而在调查中回答自己身体状况差（包括回答较差、不好及慢性病等情况）的受访者占到10%以上；而回答自己拥有某些技能或专长的劳动者只有29.7%。

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人力资本拥有量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除了健康状况优于男性以外，女性在其他人力资本指标上均明显低于男性：接受过大专及以上学历和拥有技能专长

的女性劳动者比例只有男性的一半，但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女性劳动者比例却是男性的10倍。而且女性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就业培训以及就业服务（例如职业介绍等）也明显低于男性。相应的，女性的就业率也低于男性。

三、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排除了非劳动力人口以后，我们可以将劳动者的状态分为两种：就业和失业。利用多重选择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我们可以估计各种因素如何决定个人处于其中的哪一种状态。该模型的简化形式可以归结为：

$$P_{ij} = \Pr ob(y_i = employ_i) = \frac{e^{\beta_j x_i}}{\sum_{k=1}^J e^{\beta'_k x_i}} \quad (1)$$

其中， $i = 1, \dots, N$ ； $j = 1, \dots, J$ 。N为样本规模，J为劳动力人口的就业状态的分类数， x_i 为一组影响劳动力人口所处就业状态的变量。

在估计该模型之前，需要选取一类人作为参照组，其系数标准化为零。本文将失业者作为参照组。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 β ）反映与参照组相比，处于就业状态的倾向。解释变量的系数为正，意味着相对于作为参照组的状态（失业）来说，该变量对处于就业状态有着相对概率为正的影响，即劳动者更加倾向于处于就业的状态；而解释变量的系数为负，意味着相对于作为参照组的就业状态（失业）而言，该变量对处于就业的状态有着相对概率为负的影响，即劳动者更加不容易实现就业。

表 2 低收入群体就业状态的 Multinomial Logit 分析

项目	总体			男性			女性		
	系数	P 值	边际影响	系数	P 值	边际影响	系数	P 值	边际影响
常数项	0.615	0.825	-	-1.178	0.820	-	-0.877	0.807	-
年龄段 1	NI	-	-	NI	-	-	NI	-	-
年龄段 2	0.619	0.229	0.1442	0.960	0.223	0.1958	0.274	0.697	0.0754
年龄段 3	0.225	0.662	0.0745	0.263	0.736	0.0768	0.010	0.989	0.0039
年龄段 4	-0.611	0.232	-0.2511	-0.652	0.397	-0.3175	-0.581	0.414	-0.1749
1	-0.363	0.684	-0.0258	0.077	0.959	-0.0012	-0.266	0.816	-0.0404
2	0.182	0.836	0.0843	1.156	0.541	0.5190	0.141	0.898	0.0680
3	0.195	0.825	0.0764	1.106	0.558	0.4889	0.196	0.860	0.0621
4	0.382	0.663	0.0298	1.229	0.506	0.1192	0.467	0.692	0.0229
健康状况	-1.307	0.000	-0.1320	-1.821	0.000	-0.2167	-0.448	0.382	-0.0332
学龄前儿童	-0.219	0.384	-0.0267	-0.182	0.559	-0.0209	-0.448	0.382	-0.0596
在读人口	-0.055	0.748	-0.0264	-0.012	0.957	-0.0054	0.043	0.878	0.0227
有收入的家庭成员	0.647	0.000	0.4160	0.487	0.035	0.3253	0.980	0.000	0.5929
技能状况	0.080	0.655	0.0238	0.040	0.854	0.0150	0.110	0.740	0.0199
就业培训与服务	0.093	0.709	0.0108	-0.331	0.279	-0.0440	0.893	0.057	0.0813
女性	-0.275	0.115	-0.1117	-	-	-	-	-	-
	Log Likelihood= 530.699			Log Likelihood= 292.771			Log Likelihood= 221.746		
	Prob> chi2= 0.000			Prob> chi2= 0.000			Prob> chi2= 0.001		
	Pseudo R ² = 0.126			Pseudo R ² = 0.166			Pseudo R ² = 0.109		
	观察值数: 943			观察值数: 560			观察值数: 380		

注: 1. 参照组为失业者; 2 NI (not included) 是指未包括在模型中; 3. 表中 1、2、3、4 的含义同表 1。

此外, 为了排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我们检查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发现婚姻状况与是否可以从其他家庭成员那里获得经济支持之间具有很高的相关性。这说明目前中国的劳动者主要是从其配偶那里得到经济支持, 因此我们将婚姻状况变量从模型中去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因为模型中使用的均是二值变量, 我们将属于某种状态或处于该类情况设定为 1, 否则设定为 0, 此外设定男性 = 0、女性 = 1; 健康状况好 = 0、健康状况差 = 1。对劳动者就业状态的多重选择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2, 因为解释变量所对应的系数只能反映出这些外生变量对分布概率的影响方向, 为了直观地反映自变量对分布概率的边际影响, 表 2 中还提供了边际影响的系数。

由表 2, 我们以失业者为参照组, 可以发

现以下变量将从不同方面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就业产生影响。

首先是年龄的影响。无论是从总体情况来看, 还是分性别进行分析, 其结论较为一致, 即年龄越大的低收入群体, 尤其是处于 46 岁及以上的人群, 其就业的概率明显小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

但是在现有的文献中, 蔡 等人的研究却认为随着劳动者年龄的增大, 其就业的可能性也越大。我们认为其中的差别主要是由于调查对象以及参照组的选择不同造成的。年龄增长对于就业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 劳动者所拥有的教育、经验等人力资本存量也会上升, 从而失业的可能性随之降低; 而另一方面, 年龄的增长意味着劳动者身体机能的衰落以及劳动能力的减退, 从而失业

的可能性将会增加。在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劳动者中，前一方面的因素起主导作用，而在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劳动者中，后一方面的因素起主导作用^[9]。蔡等人的研究以全体劳动者为调查对象，以全体劳动者中就业者为参照组。显然他们与低收入群体相比拥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存量，所以年龄的增长将增大他们就业的概率。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因为调查对象是人力资本状况不佳的低收入群体，因此这部分人群多是非技术劳动力或是体力劳动者，所以年龄增大意味着劳动能力的减退，并直接降低他们就业的可能性。

其次，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从本文计量分析的结果来看，和其他相关的研究一样，我们发现无论是对于调查总体而言，还是对于不同性别的劳动者而言，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上升，就业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具体来说，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将会降低劳动者就业的概率，而拥有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其就业的可能性将会上升。但是从表2中，我们发现这种影响的显著性并不明显。

第三，健康状况对于就业状态具有显著的影响。对于全体劳动者而言，健康状况差将会导致就业的概率降低，这种影响不仅在统计上具有很强的显著性，而且从边际效果来看，影响程度也是很大的。虽然这种影响在男、女性别中同样存在，但是它对男性劳动者的影响更为显著。

第四，反映家庭状况的三个变量对于就业状态的影响比较复杂。其一，无论是从总体样本还是分性别样本来看，家庭中有学龄前儿童将会导致劳动者就业的概率下降，这可能是由于学龄前儿童的存在将会给父母尤其是女性带来更多的家务劳动，从而增加其就业的难度。其二，家庭中其他就读人口（包括接受从小学到大学等各类学校教育）的存在将会增大女性的就业概率，减少男性的就业概率，但是从总体上看，这种影响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并不强；其三，可以从其他家庭成员那里获得经济支持的劳动者，其就业的可能性将会增加，这种影响在统计上具有很强的显著性。而且无论是对于总体样本还是分性别样本，这种正向的影响

都明显存在。对此我们认为，可能因为家庭中某一成员的收入将会对其他成员的人力资本维护、工作搜寻成本的支付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从而增加了其他家庭成员就业的可能性。

第五，从总体来看，拥有技能或专长以及接受过政府所组织的就业培训和就业服务的劳动者，其就业的可能性将会更高，但是这种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如果从分性别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将会有新的发现：就男性而言，拥有技能或技术专长虽然可以提高其就业的可能性，但是影响并不显著，而接受政府所组织的就业培训和就业服务甚至会降低他们的就业概率；而女性的情况则相反，从本文计量检验的结果来看，不仅拥有技能或技术专长的女性更加容易就业，而且如果女性劳动者接受过政府所组织的就业培训和就业服务，其就业概率将会增加，并且这种增加的显著性水平很高。

最后，从总体来看，女性劳动者就业的概率显著地低于男性，这说明在低收入群体中，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在劳动力市场中也处于不利的地位。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南京市的数据为例，以“低保”边缘群体为调查对象，研究了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影响因素。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从总体上来看，健康状况不佳、年龄偏大、无法从其他家庭成员那里获得经济支援，以及家庭中有学龄前儿童将会导致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可能性降低；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就业更加困难。但是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受教育程度对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其次，对于不同性别的劳动者应采取不同的就业促进措施。对于男性而言，影响其就业的最主要因素是身体的健康状况，而不是受教育程度以及技能状况，因此针对男性劳动力的就业促进政策应该从改善其健康状况着手，例如为其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或者重大疾病的救助等；而对于女性劳动者而言，健康状况对其就业的影响相对较小，

(下转第45页)

性别、健康状况对贫困儿童学习状况有显著影响，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儿童的学习状况越好；男孩居于更高学习成绩组的可能性比女孩低 31%；儿童健康状况越好，学习成绩越好。

如何改善贫困儿童的教育境遇，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我们提出相关建议：

1. 促进贫困儿童父母的就业。儿童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家庭，为贫困儿童父母提供稳定长久的工作机会，是家庭摆脱贫困，儿童获得良好教育的根本途径。

2. 实施以贫困儿童为中心的社会救助措施。构建实现贫困儿童专项救助政策。针对儿童需求提供专项的社会救助，能够直接提高贫困儿童的生活和福利，间接提高贫困儿童的教育和发展能力。

3. 利用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加强对贫困儿童社会支持体系的培育。培育、建立与儿童救助有关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机构，有效吸引社会资本募集救助金，推进救助项目，开展和提供救助具体项目和措施。

在社会转型期及城市贫富分化问题加剧的今天，儿童贫困是城市贫困的结果，两者有相互影响。贫困儿童在健康和发展权益上的弱势又使其很容易陷入“贫困的循环”，为贫困儿童提供必要的社会救助，促进城市贫困儿童得到更好的发展，是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参考文献：

- [1] Eugene M. Lewit. Children in poverty, The future of Children, Vol. 3, No. 1, Adoption. Spring, 1993, 176- 182.
- [2] 任远. 救助儿童与破解代际贫困 [J]. 社会观察, 2005, (3) .
- [3] 孙莹. 贫困的传递与遏制—城市低保家庭第二代问题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148.
- [4] 贺巧知. 城市贫困的延续性研究 [J]. 社会福利, 2003, (5) .

[责任编辑 童玉芬]

(上接第 35 页)

但是为女性提供就业培训和相关的就业服务却可以显著地促进其就业，因此建议以后政府在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的时候，可以考虑更多地向女性劳动者倾斜。

第三，应该尽量避免双失业家庭的出现。一个家庭中的劳动力全部失业不仅会给该家庭的生活带来直接的巨大困难，而且从本文的分析来看，家庭中没有收入来源将会对所有家庭成员人力资本的维护以及工作搜寻活动造成障碍，从而导致就业更加困难，很可能导致长期贫困的现象。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政府的就业扶持工作应该特别注意解决双失业家庭的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 [1] 谢勇. 中国城镇低收入群体研究综述 [J]. 人口与经济, 2006, (2) .
- [2] 章国荣, 曾玉平, 黄秉成. 聚焦低收入群体 [J]. 调研世界, 2002, (9) .
- [3] S. Appleton, J. Knight, Lina Song, Qingjie Xia Labor retrenchment in China: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2 (13), 252- 275.
- [4] 蔡 昶, 都阳, 王美艳. 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5] 刘文忻, 杜凤莲. 中国城镇再就业者性别分割的实证研究 [J]. 经济学家, 2005, (5) .
- [6] J. Mincer.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责任编辑 崔凤垣]